

■特辑

舌尖上的春天

食春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一年四季，我最爱是春天，不仅因它的花红柳绿，还因可赏春花食春菜。

宋代姜夔在《扬州慢》中曾说“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东坡先生也说过“时绕麦田求野菜，强为僧舍煮山羹”。记忆里，最先露脸的就是荠菜，刚出正月它就翠生生的迎风招展了。荠菜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野菜，俗名又叫地菜、清明菜，它不仅味甘，而且色泽嫩绿，词家辛弃疾就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吟诵。每年立春，我与小伙伴们一起挎上竹篮，漫坡遍野地寻它们，打牙祭。挖回去之后，母亲把它洗净沥干了水，掺了粉条、豆腐或打上两个鸡蛋剁了馅儿包饺子吃，那份鲜美，现在犹自记得。

其次是车轮菜，《苕苕》中说：“采采苕苕，薄言采之。采采苕苕，薄言有之。”苕苕就是车轮菜，诗的意思是：“好新鲜的车轮菜呀，快来采呀，谁采了归谁啊。”车轮菜学名叫车前子，可以

入药，我们挖回去之后，洗净晾干，可以凉拌了吃，也可以晒干当了茶叶泡茶喝。

口感次一点的是灰灰菜、面条棵等，它们虽不如荠菜鲜美，下到面条锅里却也别有一番风味。还有就是白蒿，它不仅是味道鲜美的野菜，也是一种药材，每逢清明之际，正是白蒿繁茂之际，上坟祭祀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纷纷采集白蒿治病或解馋。蒿的种类较多，在《诗经》中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即陆生白蒿蒿，俗称艾蒿，而“予以采繁，于沼于沚”，其中的繁是指水生白蒿，《本草纲目》中的白蒿则为蒹蒿。“蒹蒿满地芦芽短，桃花流水鳜鱼肥”，多么让人流口水的诗句，可惜的是，我们那时吃到的只有蒹蒿，没有鳜鱼。

还有就是生长在河边水畔的水芹菜，也就是“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中的荇菜，吃起来清脆爽口，别有一番滋味，远非我们人工培植的西芹可比。试想，在那个风雅颂的时代，有窈窕淑女采摘着参差荇菜，水芹和爱情的香味一起在河面上随风飘荡。此情此景，如何不动人？只可惜那个时候我们尚不识诗经之文雅，只顾得顾劣和埋头采摘，一心想着满足口腹之欲，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初春的野韭菜也是脆嫩爽口，野味十足，是我们经常挖的，也是人们品尝春天调剂春天的上品，唐诗人杜甫就曾留下“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的佳句，民谣也说“三月新韭胜似肉”，读来令人口水直流。在我们这里，野韭菜又叫“宅蒜”，因生长在地头沟畔所以生得根大叶肥味鲜，采回去摊煎饼、下面条都是不错的选择。

吃完了野菜还有各种花。春天一到，花儿开了。最先出现的是构树的花，绿油油的、毛茸茸的，小手指长短，洗干净直接拌了盐、面，上笼屉蒸，吃到嘴里绵软香甜，看在眼里鹅黄碧绿，煞是好看。其次是梧桐花、榆钱，梧桐花则先得用盐腌渍，把花里的水分拧干，然后再拌面蒸，要不会有一股涩苦味儿；吃榆钱时则有一番讲究，说是榆钱饱了收成就好，榆钱瘪了收成就会不好。

在书上读到古人食花也是各显神通：樱花泡茶或做成樱花酱，盐腌渍后做成盐渍樱花，还可以做成樱花蜂蜜、搭配面包片，做饼、做团子，泡茶，调酒；梨花过一下沸油，除去苦涩味，放糖来吃，或拌面入笼蒸，再添精盐，麻油，食来清香宜人；牡丹花做糕点、酿酒，或煎、炸、余、蒸、酿，或配以山珍海味做成牡丹银耳汤、牡丹花熘鱼片、牡丹花里脊丝、牡丹花粥等清香怡人；还有桃花粥、玫瑰花饼更是让人心生向往。

美食家“东坡肉”的创始人、一代文豪苏东坡道：“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蕻，烂煮香芋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

春天真好，一起来食春吧！

韭菜滋味长

■释然

春二月，暖风吹，大地松动，就算时不时来个倒春寒，依然阻挡不了韭菜露头……

从去年冬开始，经霜冻的韭菜就不割了，让它们自然在寒冷中萎下去，将营养全部逼回根部，等的就是春来有力气往上长。乍暖还寒，那韭菜就像冻红的手指头，自带紫红瘀痕，独特的香味就是这根部发出，营养也都攒在这里。

母亲很勤快，小时候，家里的韭菜地整得好，临渠一块地，两张席子大小，明显高于路基，土细如糠，家里养的鸡粪、猪粪、稻草灰都要倒在这块地上。菜地在村外，从家走要二十分钟，母亲还是隔一两天就翻一趟。侍弄好这块地，家里七八口人就不会吃馒头。一年四季，三季都不愁菜吃。

韭菜还有好“人缘”。韭菜炒番茄

丝、炒茄子丝、炒土豆丝、炒辣椒丝，韭菜炒丝瓜、炒冬瓜皮、炒毛豆米、炒蚕豆瓣子，韭菜炒海带丝、炒地蹄皮、炒粉条……和谁都合得来。

自己一个人吃饭时，我喜欢做韭菜炒毛豆米。毛豆米先在锅里煮一下，煮的时候放点油盐，保持色泽青碧。熟后盛盘待用。铁锅放菜籽油，油沫泛起，倒进韭菜，急火猛灶，三下五除二，韭菜略变色，就把毛豆米倒进去翻炒。这个菜讲究一个快字，下锅出锅都要快，韭菜一烂就不好吃了。

客人踩着饭点来了，咋办？土瓮里摸几个鸡蛋，洗一把韭菜，做个韭菜鸡蛋。韭菜切碎，放盐，打几个鸡蛋，搅拌均匀，倒在油锅里，慢等焦香。看鸡蛋涨成糕，整个翻过来再等另一面。两面都烤好，起身，用刀划块，箍水，放调料，煮沸，韭菜鸡蛋就做好了。韭菜香、鸡蛋香、菜油香，经过煎煮融合，绝对能把馋虫勾出来。

前天，老家来人，好长时间不见面，就带他们下馆子，酸菜鱼、麻辣鸡、羊肉炒、大虾点了一桌，问老家的人还需要什么？他们说韭菜炒辣椒来一份即可，其他要不要都行。

这韭菜呀，还真是少不了。

春韭炒鸡蛋

■费振涛

韭菜和鸡蛋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韭菜炒鸡蛋是大家都再熟悉不过的一道菜了。韭菜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对人体有温补肝肾的作用，鸡蛋富含蛋白质，可以补充人体营养，两者的结合非常适合大众口味。我特别爱吃春韭炒鸡蛋。每次吃这道菜，我都会想起奶奶，想起1960年春天，奶奶让我吃韭菜炒鸡蛋情景。

当时我三岁，正赶上农村集体吃大食堂。粮食由生产队统一储存，大食堂做好饭后按每户定量供应。大食堂定量发放的饭菜少，大家都吃不饱，农民家里没有粮食，散养鸡下的蛋要全部上交人民公社。奶奶每次从大食堂打回饭后，总是自己少吃，尽可能让我吃饱，但由于饭菜质量差、数量少，我还是非

常瘦弱。奶奶冒着被批斗的危险，不知从哪里弄到几根韭菜，并炒了两个鸡蛋，把炒好的鸡蛋盛在碗里塞给我说：“去里屋去吃，别让公社干部看见了。”这是我第一次吃韭菜炒鸡蛋，香啊，太好了！

1961年，公社大食堂解散了，鸡蛋不用上交了，但是很多人家都舍不得吃，吃盐、点灯用的煤油、火柴、肥皂等都用来鸡蛋换，我上小学用的作业本，也是到供销社一个鸡蛋一本换来的。就在这年的大年初三，奶奶带着遗憾去世了。她去世后的七年多里，我再也没吃过韭菜炒鸡蛋。

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儿子听，也讲给8岁的孙子听，他们都觉得非常好笑。但我笑不出来，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清晰。

文艺小方桌活动预告

主题：心灵的抵达 深情的回望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风情
时间：3月22日（周五）晚上6:30
地点：李雪图书馆二楼

参加要求——
参加人员提前阅读王安忆的文字，带着读书心得到场；保持衣着整洁；需关闭手机；不带10岁以下孩子。



扫描此二维码可报名



微信：siying_289169909
电话：13783065109

灰灰菜

■至大至刚

灰菜，老家常把它叫作“灰灰菜”。一缕春风吹来，迎春花还在梦中，灰灰菜就顶寒破土而出了。村院前后，田间荒野，见地就长，绿的芽儿却披着灰纱，哥拉着弟，姐陪着妹，遍地为家，很快长成灰绿的草，翠嫩的叶能碰出泪来。

小时候，每年冬走春来、青黄不接时，盼春草的牛羊就往灰灰菜上扑。人哪舍得让牛羊抢先吃了，便与牛羊抢，很快抢到了最鲜嫩的灰灰菜。灰灰菜是春的恩赐，灰灰菜拌上白面蒸熟，拌上香油和盐，调上酱油香醋和蒜泥，还没吃到嘴，就让人口水涟涟了。

寒春有了灰灰菜，死寂的荒野复活了，饥饿的村人不慌了，困乏的牛羊渡过了难关。作为“救命菜”，灰灰菜自有它的功劳，还有解毒、祛病、健身的功效，泻火通便，清热消炎，止痒杀虫。小孩子拉肚子，身上长疹子，毒虫咬起包，几把煮熟的灰灰菜下肚，或一把揉碎的灰

灰菜抹到患处，总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四方为家的灰灰菜，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有它，水汪汪的烂泥滩上有它，干渴的黄土高坡上有它，江南的青山绿地里也有它。

春走草老，灰灰菜不再是人的盘中餐和牛羊喜爱的菜，便长成了小树般灰蒙蒙、粗而老的草。灰不溜秋的一条子草不能吃又难看，人们也就不再叫它“灰灰菜”，便叫它“灰条”。到了深秋，“灰条”没人吃，羊不啃，驴不啃，名字叫得更难听——“猪屎菜”或“猪菜”。

从灰灰菜被改叫为“灰条”时起，村前屋后和田间院落的它们，便成了无用的杂草。

在都市里见不到“灰条”，便想念那荒野里森林般的“灰条”。好在“灰灰菜”被变称为“灰条”，主要是由于它灰色的外衣造成的，早春时它嫩绿的肉并不灰，依然翠绿得如翡翠，它是活得很自信的草。

“灰”，实在是灰条的一种自然和朴素之美。



唤醒

胡鸿丽 摄

荠菜香

■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

我家平房顶上开辟了一片小菜园，去年秋，婆婆撒下一包荠菜籽。春日一到，小菜园一片绿意盎然，荠菜像伸了个懒腰似的，仿佛一夜之间都舒展开了，绿莹莹的荠菜又肥又翠，像一群身着绿衣的美丽仙子。

周日的早晨，阳光温柔地照耀着她们翠绿的脸庞，晨风轻轻地抚摸着她们肥硕的身躯，我拿着一把小铲子，轻轻弯下腰蹲在小沟背上，小心翼翼地她们一棵棵刨出来，生怕弄脏了她们绿莹莹的新衣裳，细心地甩掉根上的泥土，择掉老叶，放进一个大盆子里。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荠菜大餐的香味：荠菜饺子、荠菜菜馍、荠菜煎饼……

陈星聚恨恨道：“台湾有这样的悍匪横行，老百姓还怎么活？”

“是呀，其实前任同知林大人在任时已经对治下的一群土匪制订了详细的剿匪方略，然而，就因为铜锣湾的抚番失利，岛上有入组织联名向巡抚衙门弹劾，结果林大人以抚番不力的罪名被罢，而吴氏兄弟就越发嚣张起来了。唉！”徐芬叹道。

“不行，这样的情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你们准备随我去府衙见刘大人去！”陈星聚说着已经取下了帽架上的帽子。

“刘大人到！”一声禀告从门外传来。

陈星聚一惊：“快随我迎！”

山上，扒开眼前的灌木，吴阿富和一群土匪狡猾地观察着山下。

山脚下的几个山村呈品字形散落。此刻正值清晨，山村炊烟袅袅，偶尔可见村里有人走动，还可听到零星的鸡犬声。

土匪们判断出这里没有任何防备。麻脸凑到吴阿富的身边道：“二当家的，已经看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发现任何防备，动手吧？”

吴阿富眉头紧拧：“好，听我号令，准备……”

“慢！”一旁的丘阿朗急忙上前阻拦：“二当家的，还是派人告知一下大当家的吧，万一……”

吴阿富怒道：“万一个鸟！老二就当一回家了！弟兄们，给我冲！”

一声呼啸，众土匪叫着冲出了树林。

锣声骤响，村子里像炸了锅一样乱成了一团，本就狭窄的小街被四处逃奔的人塞满了，哭声、叫声和狗的狂叫声交织在一起喧闹着。

随着一声巨响，一个六十多岁的山胞长老出现在街心庙前的台阶上，他的身边迅速围上来几个年轻的族中汉子。

长老对乱作一团的人群高叫：“都不要慌，女人和孩子都往山上跑！快！”

一个手持梭镖的青年挤到长老身边道：“长老，这土匪从来没有闹过咱们这儿，今天是怎么了？”

长老道：“来不及说这些了，你们快去分头告知中、七两村，让他们赶快来打土匪！快去呀！”

几个年轻人应声而去。长老又回头对身边持梭镖的青年道：“你快去淡水报官，快！”

“是！”青年应声跑了。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三十三）

■余飞

时候，我们大兵齐出，把他们……”他做了一个一举两灭的手势。

刘敖高兴了：“他奶奶的，这下再不能让他们跑了！”

陈星聚却还有打算，他试探地问道：“大人，就不想把他的老巢给捣了吗？”

刘敖一惊：“呵？你的胃口也太大了吧？难道你还有什么锦囊妙计？”

陈星聚正色道：“对，我就是要用个绝户计！大人，如果我们现在去穹庄，把去那里的土匪给拖住，大股土匪必然来救，这个时候派兵去大科坎通往穹庄的路上秘密埋伏，循迹摸清土匪的老巢，等大股土匪离寨而寨内空虚之时将它一举捣毁……”

不等陈星聚说完，刘敖就兴奋地打断了他：“奶奶的，你老陈运气好哇，想啥就来啥。其实咱老刘打上岛的第一天就想把这股土匪给彻底灭了，但是苦于摸不清他们的老窝。这回……不说这些了。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么周详的计划，这里又是你同知衙门管辖，说吧，准备怎么干？”

陈星聚摇摇头道：“光我准备可不行。您是府台大人又是兵备道，您手里有兵权，离了您我什么也做不成！”

刘敖大手一挥：“别说那没用的，你想让我做什么？”

陈星聚道：“大人，您得给我兵！”

刘敖一听，也不答话就朗声对外喝道：“乐文祥！”

“到！”六品武职装束的乐文祥应声进来，面对面的两位大人躬身施礼。

刘敖拉着陈星聚对他吩咐道：“老乐呀，带你的人跟着陈大人，不光是打仗，你得给我好好保护陈大人，如果他有一丝闪失，你就不要回来见我。明白吗？”

乐文祥挺身拱手：“是！”

陈星聚见状忙道：“谢二位大人！府台大

人，怕是还要烦劳您……”他趴在刘敖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刘敖听完点了点头道：“放心，你只管打你的，那边有我！”

见几位大人一直对自己视而不见，徐芬急了：“二位大人还没给下官派活呢！”

刘敖笑了起来：“哈哈……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少了你这个大甲司呀？陈大人，和山胞打交道不能不带上他们呀！哈哈……”

就在陈星聚开始进行他和刘敖共同制定的剿匪计划的同时，淡水教堂的一间密室里，当年的利玛士，现在已经改叫玛士的牧师在听完面前的罗豹的汇报后霍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什么？这群蠢猪，蠢猪！”

自到台湾以来，玛士牧师和他带领的人员是打着受国内教会指派来筹建新教堂的名义，暂时在淡水这座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教堂里存身的。其实，他肩负的使命只有国内的情报机关和戈巴将军清楚，而主持这所教堂的拉奥神甫并不知道，但是他却得到国内教会的指令不能过问玛士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因此玛士名义上虽然是牧师，但所做的一切都不需要经过拉奥知道而十分神秘。

此刻，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得知陈星聚要对山里的吴阿来动手的消息，所以就派罗豹进山通知这伙即将成为他手中定时炸弹的土匪赶快逃

遁，以免落入官府的圈套而被一网打尽。然而，罗豹报回的消息却让他十分震惊，他已经有了预感，这颗定时炸弹怕是永远也不能引爆了，难怪他听完罗豹的报告后要大发雷霆。

罗豹却是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他们的确是蠢，但是陈星聚已经去了穹庄了，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谁也救不了他们。你是怎么和他们说的？我不是让你告诉他们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吗？”

“是呀，我已经把你的话告诉吴大当家的了，可是……”

玛士好像猛然想起了什么：“你，现在就去，告诉吴阿来，不管在穹庄的人怎么样，他的大队人马一定不能下山！快去吧！”

“是！”

罗豹正要起身离开，却又被玛士叫了回来道：“回来！万一他真下了山，你就也赶到穹庄，设法制造混乱，争取给他们创造个脱身的机会，用你们中国的话说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罗豹点了点头就匆匆离开了。

陈星聚的绝户计

日近黄昏，喧闹了一天的穹庄终于平静了下来。陈星聚带领人马伏在山坡上的密林里，死死地盯着这几个坐落在山脚下的村庄。突然，一个土匪的身影从村头的一所民宅里飞出。

乐文祥起身就要冲出，却被身边的陈星聚拉了下来，并对他做了个不能动手的手势。

乐文祥不解，想问为什么，却又被陈星聚抬手制止，只好又悻悻地趴了下去，同时自言自语嘟囔道：“奶奶的，这是什么身手？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呀？”

（未完待续）



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漯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特约刊登